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汝師之為諸子於道好在周列禦寇於術
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
結撰之大旨遠者出人意表而通者能發
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顧獨管子韓非
子不甚行世即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

讀之使人不勝乙往往不盡卷而度之高
閣於是悉其貲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窮
丹鉛之用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
序之世貞曰唯唯夫敬仲欲存糾於齊不
得改而縛於小白卒相之為天下萬世榮
非子欲存韓於秦不得改而走秦卒受僇

為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
奚啻隔霄淵雖然是二君子者其始寧不
欲出奇捐生以殉所事哉然而奇有所不
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變愛生而
欲有所自見則不得終避仇敵甘心焉而
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然

而有相有僂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
之霸心發則機會機合仲不得不重秦并
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而冰以并天下說
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炫功則梳不
合梳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已秦
之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遠也

今夫始皇者固暴僥嗜殺人也然其明智
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
間非而立僂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間若是
也勢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澤
楚北澤我狄蠶食周故委仲於齊以為周
屏翰天不欲碩果韓芽五國弃而攬之秦

而轉授漢故聽非子之度繼仰藥而不之
恤夫鮑子者助天為福者也非能為福者
也李斯者助天為虐者也非能為虐者也
然則管子與非子材班乎曰惡乎班夫管
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毘父子皆醒辟其
用國三分之二也而所以當必渙之變管子

之毘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
方勁之楚與我狄然則太公伸而周王管
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齊不管子
不為霸固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
四維辨心術亦寧無敬急義欲之微旨一
二乎哉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

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
功者非子之所為言雖鑿々銜名實推見
至隱而其伎彈於富強而已秦不用非不
害為并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
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
亡夫并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事非子

是故非子之於霸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
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
鉅卿也諸法語名跡門人家老能筆之稷
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其於文也辨而嚴
肆而典能為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疎
屬公子也有所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

平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者也能以
戰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魯儒
之左準右繩美不類然何至擁名法家苛
察皦繞又若惠施公孫龍之汜濫詭諄哉
其言各十餘萬而言旣度不能無傳而小有
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後傳益也吾故曰不

殊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而極於
宋韓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
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絀老子故
浚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為韓非子也嗟
夫儒至宋而衷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
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析於孔明乃

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
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
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潦小不
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藁
爾之蜀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
之所為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毋乃有

世思哉汝師曰否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
鷄者以味薦而已矣

後學弇山人王世貞撰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
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正十篇近世
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
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
立氏其大率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

管子
卷之六
為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闢其疑不可
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書夫五
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其事
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紕以為權謀功
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
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

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
去隆古洵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
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
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
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
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

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
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
日尋於干戈謀臣誓士競出其智力以相
勝苟必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
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
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

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
富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
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
獸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
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
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

管子
六序
三
其說所謂參國為之軍者即伍兩卒旅之
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
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孝勇股肱
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
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國府之舊章也他如
五勢之准諸說不過積餘歲羨待之於國

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
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呂率
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嚴其故一更之為
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
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
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

管子
六廉
四
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
法意也夫白刃捍胷則目不見流矢拔戟
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
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
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
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々之齊

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
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
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
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
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
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

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
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
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
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
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
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譽之曰

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
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
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
歸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
名於列國仲特曰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
無所昉襲而創為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

降而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未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為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息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戾如商君

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桀何躋鞅於仲也余愬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曰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為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

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
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于
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
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
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爲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
譎夫桓之爲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爲譎陵中國
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
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
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

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
之不幸桓之蚤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
不幸管仲之蚤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
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狄之
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詆民哉霸嚴
政令豈王者怠忽哉霸鄉方略豈王者不先謀哉
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
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
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奈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

管子序
吾其被髮左衽此其據也時大宋甲申秋九月二十三日序

管子序

終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叅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吾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賢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

管子
卷之五
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
齊人不以為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
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
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
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
上

讀管子

張嶠巨山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鼂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
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
管子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
徒其功烈哉及讀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則未
嘗不廢書而歎益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
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
貳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

讀管子 卷之二十一 引山 跋
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
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
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
以爲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旣雅奧難句而
爲之注者復繆於訓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
世傳房玄齡所  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紹興
己未乃從人借得之伏而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
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
參以經史訓故頗爲是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

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旣又取其
間奧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
業焉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

管子所作
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
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畧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
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
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彊又頗以禮義廉耻化其
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
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
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
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
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
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
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
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蠶所
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
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
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
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

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綃絀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歛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櫟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管子
三
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
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
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
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
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
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
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
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襍重複似
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
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
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
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
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
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
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
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

管子
文
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
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
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
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歿戒勿用豎刁
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
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
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
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
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
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
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
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
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
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
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主歿交其後
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
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

管子
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
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
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
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
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
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
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
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
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

管舉

揚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
辭

張嶠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
篇是其功業所本

管子
六文評終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爲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註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績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

績所註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
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襍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真宥作侑況作
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
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
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
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
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旣雅奧難句而爲
之註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

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
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
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爲一
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
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
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旣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
訛襲謬襍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

管子目錄
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強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已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第二卷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